一、實踐主旨

本團隊自 106 年 10 月開始因社會研究法課程的質性研究進入到三鶯部落進行田野調查,而接觸到部落居民,搭建了關係橋樑後瞭解了他們的處境,因此希望透過學生現有的力量及網絡,盡全力地透過社會實踐的方式協助他們。

在今年12月中旬,三鶯「舊」部落將拆遷,住戶將搬遷搬遷至本校隆恩哨鄰近處的三峽原住民文化生活園區,而部落居民鑑於自久以來部落在大漢溪旁扎根多年,希望能將舊部落間製成模型,並存放在文化生活園區做展示紀念,因此本組將志願作為橋樑,找尋相關人員幫助居民建置模型,並同時協助籌劃搬遷活動,這些對於三鶯部落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同時,我們在過程中將會針對三鶯部落內部,無論是協商討論重建模式,以及後續造屋過程做研究探討,去更深一層的了解台灣第一個都市原住民自力建屋的聚落其中的脈絡。

二、實踐內容

- 1. 三鶯舊部落模型建置: 團隊和許文相建築師、台大園藝系同學合作 (中斷)
- 2. 三鶯舊部落喬遷活動:由全團隊負責和族人溝通籌劃(中斷)
- 3. 三鶯部落重建計畫研究觀察:由全團隊負責 (完成)

二、二管部落背景

鄰近本校、位於三鶯大橋下的三鶯部落起源於台灣經濟發展時期,產業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人口,許多原住民因此自東海岸北上城市尋覓工作機會打拚,然而都市住宅供不應求、房價狂升等種種不利經濟相對弱勢的原住民居住,大量原住民因而憑藉著原先部落的與自然共生之親水性到河川地以紙板、木板及帆布等搭建住宅,隨著人數漸增,漸發展出都市原住民部落的樣態,也形成期跨越族群的新部落的組織文化。然而1994年9月新北市政府依台北第三期防洪整治為由,通知大漢溪沿岸的違建戶搬遷,三鶯部落成為拆遷對象之一,三鶯部落從而開始一連串的抗爭。

2002年,政府基於人道給予三鶯部落臨時門牌,並與部落協商『先安置,後拆遷』,於2007年完成隆恩埔安置國宅,然而政策因為租金問題、文化衝突及階級對立等因素失敗收場,部落居民只能重回三鶯大橋下重新搭建起木屋、紙板屋居住,直至近幾年朱立倫市長執政,透過相關專業人士、組織協助部落作為與政府溝通的橋樑,三鶯部落自救會才得以和新北市政府雙方達成「異地重建」的共識,以租賃國有地的方式自力建屋,並且採用三三模式來消解財務上的壓力及負擔。

四、異地重建過程觀察

「三峽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園區」為全台第一起都市原住民社會住宅聚落政策,而新北市政府欲以此為範本應用在往後的都市原住民安置,故此次三鶯部落重建計畫的成功或失敗都備受國人矚目。而三鶯部落原則預計 2018 年初進行搬遷。

三鶯部落族人與新北市政府達成「異地重建」的共識後,其重建資金決定以「三三模式」籌措,房屋設計則是以「參與式規劃」進行。三三三的資金籌措,是指興建資金由政府出資三分之一,部落族人向銀行貸款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則由族人自籌;而房屋設計的參與式規劃則是邀請專業者(建築師)進行協助,讓部落族人親自設計自己夢想中家屋的模樣。

然而,在此次的田野調查中,我們發現三鶯部落重建計劃雖欲以「參與式規劃」進行房屋設計,但在其過程中發生的各種衝突與阻礙都凸顯出了此次參與式規劃理念的不健全,包括了部落對政府及專業者的不信任、部落與政府之間無法良性溝通,以及專業者與政府把持過多決策權力等,導致此次的重建計劃裡進行得並不愉快。

最初在三鶯部落幫助的O組織曾邀請A建築師前來幫忙部落設計家屋,據居民的說法,A建築師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到部落與居民討論設計圖,並且採納居民的想法,可見兩者間有充分的對話並且處於資訊、權力對等的狀況下,因此居民對A的設計圖都頗為滿意,甚至也討論了對於建材的構想。

但是到後來,政府的公開招標案卻由B事務所得標,故其三峽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園區則轉由B建築師負責,而由B建築師所得標的設計圖並非與居民討論後形成的。透過訪談後我們還得知在標案當中牽扯了複雜的權力關係,以至於已取得部落居民信任的A建築師必須更換,變成與居民接觸不深、無建立關係的B建築師得到標案。

根據B建築師的說法,由他接手三鶯部落重建計畫(2013年6月)後,曾舉辦參與式設計工作坊(2013/7/7於部落進行「新北市原住民族家屋標準圖三鶯部落參與式設計工作坊」),與三鶯部落族人討論,分別規劃三種坪數的家屋,且是依據「標準家屋」的建築型態,便不用再另外申請建照(省去時間與經費)。

除此之外,從O組織所提供的資料中,我們發現,專業者出於好意,認為居民經濟能力不足以負擔建築師的設計費,便依據建築法第19條,透過與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合作,制定出「標準建築圖樣及說明書」,如此,三鶯部落申請建照便得以省去建築師設計及簽章的步驟,減少支出項目。

為了協助三鶯部落居民籌措金費重建,〇組織透過人際網絡,向和碩企業的董事 長童子賢先生募得一筆三千萬的善款,幫助三鶯部落在房屋建造方面更順暢,而所有 居民們也都決定接受善款。

然而,捐款人指定善款是由O組織控管,而B建築師所訂定的建材送進部落時, 卻讓許多居民大失所望,因為其並非居民原本預想的建材,更進一步質疑,捐贈給三 鶯部落的善款應該交由部落法人利用銀行信託的方式管理,自行決定善款的運用,而 非由專業者代管。

這個捐款爭議在部落掀起了不小的紛爭,居民對是否接受產生不同的看法,有人 因為經濟上的困難不得不接受,也有人擔憂如此一來會被看扁,最後,部落分裂為拒 絕善款的 23 戶,及接受善款的 19 戶。

除此之外,23 戶因不滿B建築師訂的建材,另尋營造廠訂定材料,與B建築師正式決裂,並重尋A建築師的幫助,修改B建築師的設計圖,主結構也改回原建材的設

計。而 19 戶因接受善款而受到制約,必須接受 B 建築師的設計,在訪談過程中居民表示,因為接受善款,儘管不滿意房屋的設計也只敢怒不敢言。

在此次事件中,我們認為專業者未善盡溝通之義務,導致部落居民與專業者間的不信任,設計的結果也偏離原本的討論軸向,而後續善款的問題更是加深兩者間的矛盾及疙瘩。專業者於其中的定位究竟應該是如何值得我們深思,在介入事件的角色定位,應是從旁協助規劃的輔助者,並避免獨裁式的掌握事件進行。

重建計劃的規劃時期,政府主要將計畫委託給O組織,由O組織擔任專業者的角色,負責規劃重建計劃,並居中協調、歸納居民與專業者的意見,於此段期間,政府與居民雙方並無溝通問題。

到工程施作階段便不相同了。整個重建計劃由新北市政府原民局主要負責,但工程施作案「三峽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基礎設施暨全市城鄉風貌提升工程委託設計監造」則委由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洽辦、外包。而我們在與三鶯部落居民及城鄉局前官員C訪談的過程中,發現一些衍生自對話落差的爭議問題。

家屋興建時,首先必須在整好的地上打房屋地基。居民施工的過程中,卻發現房屋地基的地面高度有所落差,因此,居民認為,負責基礎設施工程施作的城鄉局並未兼顧施工品質,而造成地面歪斜的錯誤,於是向新北市府提出問題。後來城鄉局回過頭去查當初的圖示資料,才知道整個基地看起來平整,實則為小斜坡。於是城鄉局派技師到現場,實地測量基地,向居民證明基地、馬路有坡度,這場紛爭才得以平止。

家屋興建的時間點距離基礎工程完工已屆兩年,埋在基地下的化糞池管線也出了問題。居民表示,化糞池的管線當初在基礎工程時期埋設後,並沒有在外部打好水泥完整施工,而只是用泥土回填。歷經兩年的風吹、日曬、雨打,泥土本身就會擠壓管線,再加上雨水渗透入泥土的重量向內擠壓,導致管線變成弧形。於是,居民認為,政府在公共基礎建造過程中沒有填水泥保護管線,負責工程的城鄉局應該出面處理,給一個交代。

然而,從官員C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並非居民所宣稱的,新北市政府必須完全 承擔問題責任。C向我們表示,居民認為政府在工程施作時用不好的材料,這樣的想 法是對政府的誤解。基礎工程的資金與施作由新北市政府負責,即使在完工後,居民 並不能隨意到基地上走動,必須先經過政府同意,而發現問題時應該先知會政府,由 政府派員到現場勘查證明,劃清責任歸屬,才能有憑有據地向政府要求修繕。

更進一步,他認為,居民任意在工地泥土上踩踏,甚至自行或踩或挖管線,導致管線破裂。這些破壞責任歸屬界限的行為,就算施工過程用料真的不好,但直接挖斷公共基礎管線的居民就沒有責任嗎?

對此居民則認為,公共基礎整好的路面、土地,在上方走動是再自然不過的事,而基礎工程施作之破爛,甚至在原民局長到基地勘察時,局長也曾踩空摔跤過。管線根本不是居民人為踩壞,更大的問題是,居民一再強調,地基本該在管線架設好後回填水泥,才是完整的設計施工。

除了管線埋設問題之外,居民也發現化糞池的排水與排放路線有問題。近期,居民發現,家戶的化糞池排水並不順暢,下雨時還會阻塞、造成淹水,淹水高度高達小腿肚。居民抱怨道,當初設計規劃時,專業者沒有和居民好好溝通討論,就將水溝設計在家門口。因此,居民十分擔心,入住後污水排到家門口,將會造成空氣瀰漫惡臭以及環境髒亂。

化糞池問題發生至今,三鶯部落並未得到市府清楚的交代。居民向負責整個重建計劃的原民局提出疑問,原民局就將問題推到負責基礎施作的城鄉局,如此反覆,三鶯部落夾在中間像皮球一樣,而化糞池的各種問題依舊無解。搬新家固然欣喜,但在問題尚未解決、市府也無心處理的狀況下,市府還催促部落盡快完成搬遷入住,實在強人所難。

總結上述兩大問題,我們認為,民眾對於政府不信任,並且缺乏專業術語智識,而政府也忽略這些問題,在與居民溝通時,並未盡力縮減與民眾間的對話落差,於是造成爭議。首先,政府完工基礎建設後,移交給居民施建家屋時並沒有主動向居民提供專業的地籍資料、說明清楚基地的情形,官僚化的市府官員便宜行事,負責的部分施作完好像就事不關己,不會提醒居民日後必須注意的事項,被動地等待問題發生了才要解決;其次,政府亦未事先聲明責任歸屬的劃分,甚至在發生問題時急忙撇清責任,指責本來就要在園區興建家屋的居民任意走動。這些都再再顯示,政府並未將民眾視為參與者之一,把持著決策過程的權力。

除了專業者與居民間、政府與居民間的衝突角力之外,我們更發現三鶯部落內部也有衝突發生。從規劃到施工,有居民指責參與公共基礎工程施作的居民監督不力,後來更以是否拒絕善款而分裂為23戶與19戶。

自 2016 年家屋興建開始,居民發現公共基礎工程有問題。23 戶(現幹部)居民表示,諸如化糞池管線等問題,因為施工過程有居民參與,導致部落在向專業者及政府提出質問的立場減弱。他們認為,如果當初參與公共工程施作的族人有盡到監督的責任,就能維護好公共基礎設施的品質,也能讓部落興建家屋的過程順利許多。現在,前幹部在公共基礎建設的參與,反而使他們不敢發聲,這也使得現任幹部向政府或專業者提問時,反而遭受到「都是你們這些部分居民的質疑,別人又沒這個問題」的回應。

自此,我們發現,居民之間的權力不對等亦是影響重建計劃的因素之一。明顯 地,身為部落幹部可以掌握到所有的資訊,而且有較大與直接的決定權。非幹部的居 民容易處於資訊不對等,以及意見力量薄弱的弱勢地位,導致家屋興建發現問題時, 居民間便產生衝突。

除此之外,自從捐款爭議事件之後,其23戶與19戶的居民彼此產生了心結,前者對後者產生矛盾的態度,有些人批評19戶拿人手短,有些人能理解他們或許有苦衷以至於接受善款。23戶戲稱19戶的房子為「白蓮教」(係因B建築師的房屋設計外觀為白色的),也對於他們因接受善款而受到制約,對建築師B的設計圖儘管不滿也不敢吭聲的狀況抱持半看好戲的心態。

五、模型製作

(一)內容及參與禍程

上學期的社研法課程,本組題目主要訪問三鶯部落異地重建的過程,而本組深 知,在我們網淺有限的研究能力範圍內,並無法為三鶯部落帶來多大的幫助或者益 處,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與居民打好關係進入田野,以及透過模型製作給予回饋, **感謝部落讓我們在沒有信任基礎的前提下參與例會、受我們打擾,並在整個過程讓我** 們所學及得到訪調資料,於是,當部落居民向我們表示,因為部落即將拆遷,想要製 作模型留念,還詢問有沒有認識建築或地政相關專業的同學能幫忙製作模型時,本組 很快地答應,並透過臉書發文,在人際網絡中詢問是否有人願意幫忙。幸運地,透過 詢問,聯絡到許文相建築師與台大園藝系曾英同學、王賢慈同學,在各自進行碰面與 網路溝通後,與本組組成模型製作團隊。



董瑞欣分享了你的貼文 — 和潘雅鈺及其他 5 人。 2017年11月4日 · Sanhsia · அ ▼

[徵求]

偎著河流在都市聚落旁的三鶯舊部落,大概在12月中會被拆除,部落族人將 要搬遷到在高速公路旁的新聚落,族人們希望在舊部落的記憶能更具體的被 保存下來,能有「實體模型」可以製作出,被存放在新部落。

希望板上有相關科系背景的捧油可以幫忙,甚至是給予我們可能會有意願幫 忙的相關人員的聯絡方式及相關知識的補充,一起討論進一步該如何協助製 作!拜託了!

[板上的捧油可以的話也幫忙我分享一波!!]



賴韋蓁——和潘雅鈺及其他 5 人。

2017年11月4日 : @ •

(暫洽中)

【徵求】會做建築模型的人

大家安安,這學期我們社研法實作課因為研究題目的關係,接觸到三鶯部 落。

...

三營部落目前正在建築新部落,而三營大橋即將施工,橋下的部落必須在期 限前(12月底)搬離,所以族人預計12月中開始親手拆除三鶯大橋下的 家。

族人們希望能為舊部落留下紀念,想打造舊部落的實體建築模型,部落居民 們想以「參與」的方式來製作實體模型(像是景觀系建築系會做的那種厲害 模型),希望能找到人(相關科系的學生,像是建築系景觀系不動產系地政 系等等)幫忙規劃、教族人怎麼利用材料跟動手親自做。

因為組員裡面也沒有這方面的專業,所以可能沒有sense問清楚更詳細的內 容。一起討論更進一步的問題~~

意者內洽,拜託了!

本組成員主要扮演角色為三鶯部落與模型製作團隊間的溝通橋樑,在參與例會的 過程也跟部落秘書聯絡溝通製作模型的想法,包括模型材料、估價等等,同時投入製 作模型的人力協助。

過程中,我們認識到三鶯部落居民非常獨立。總體來說,部落中的家戶經濟狀況 不佳,但其並不會因為仗著自己身處的弱勢身份,認為社會給予的協助理所當然,反 而在一開始就主動提及,部落會親手製作模型,從此我們也感受到三營部落自抗爭時 期到現在,社運組織者的培力使得部落人元的自力、組織狀況良好,在模型建置事官 上,部落所需要的只是規劃與設計模型的協助。

1. 第一次場勘(11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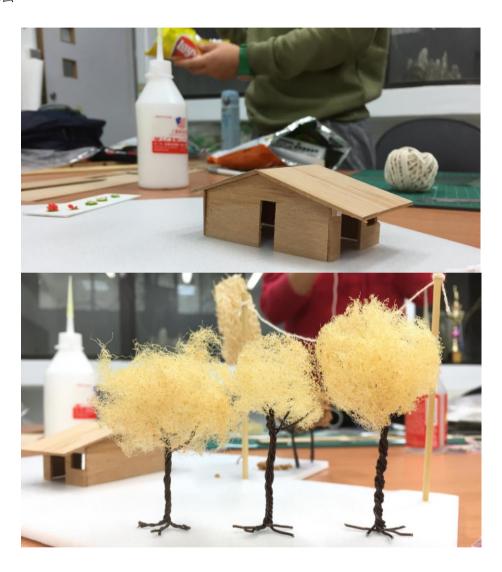
這一天,模型製作團隊第一次碰面,於下午兩點約在學校正門,一起步行到三鶯 部落新家基地,與居民進行第一次討論。不幸部落秘書外出工作不在,於是便向部落 秘書長打個照面,建築師稍微做個說明後,一夥人再步行到三鶯橋下的部落,進行實 地調查與拍攝,包含地形、房屋的外觀,建置資料庫,用以作為模型估價的依據。

本組組員每週固定到三鶯部落參與部落例會,陸陸續續地與部落秘書討論模型事 官,並有幸在例會上自我介紹,認識部落族人。12月26日,早晨大雨,組員與許文

相建築師一起到部落,與秘書阿里一起測量模型所需的房子尺寸細節,確認擷取部落的哪個部分做為模型範圍、確定屋頂材料、還有製作時間。

2. 模型試做(12月21日)

與部落達成的共識是,由族人親手製作模型,於是在第一次模型製作日到來之前,模型團隊約定於12月21日晚間,一同試做樣本,事先練習、為族人想出方便製作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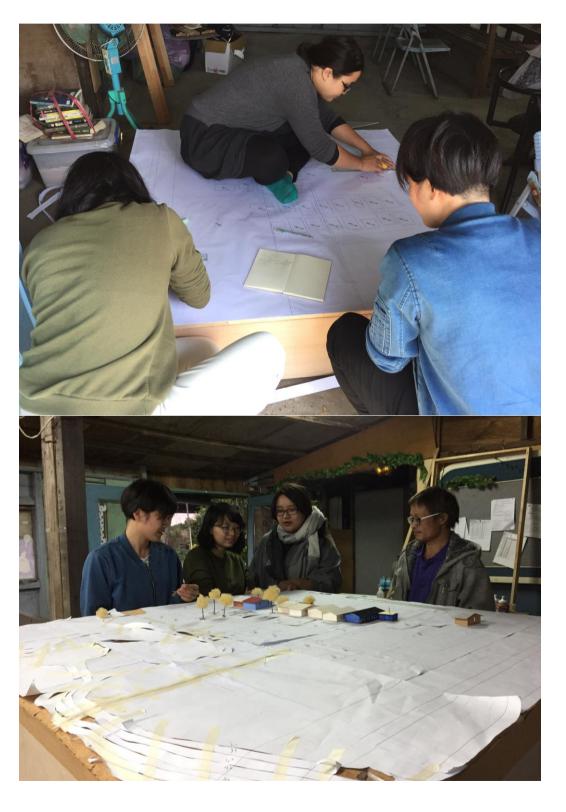


3. 第一次模型製作(12月24日)

這一天,模型團隊早早到部落,許文相建築師與台大園藝系曾英同學帶來前一天買好的材料,在三鶯部落聚會所開始準備工作。因本日的製作進度為模型基底與地形的部分,並沒有動員到太多的族人。部落族人本身從事建築工作,例如木工、拆除、裝潢等等,於是便不需另外購買基底木板的部分,阿里與富美從平日工作的工地帶來木板,負責組裝基底,並開始分工,分頭進行工作,一邊以珍珠板拼疊地形,一邊裁切房屋模型的飛機木板。

另外,因為大家都是撥冗幫忙投入製作模型的工作,平日繁冗工作,並無太多時間完成所有事前準備,許文相建築師也在當日以電腦繪製剩餘的房屋模型,部落裡還有一個孩子和我們一起全程工作。

當日作業一直到下午五點多才結束,除了拼疊好地形,更在外層包上作為土地的軟木片。還測量了三鶯大橋的高度,富美與阿里更投入在裁切飛機木與彩繪房屋的工作中,最後約好於隔日將許建築師繪好的房屋模型圖印製下來,並帶到部落,好讓部落族人能利用平日下班空閒之餘,親自裁切繪製自己家的模型。



4. 第二次模型製作(1月6日)

在完成打底工作後,預估本日時間充裕,於是模型團隊與部落族人約好下午兩點到部落一起完成剩餘工作。由於這段期間,新北市政府催促三鶯部落趕緊搬家,三鶯部落族人忙於部落基地的趕工,並無法如原先計劃好,集合多數族人,親自動手做模型。部落族人——富美、阿里、師傅等人——與模型製作團隊在聚會所勞動一整個下午,切割房屋用飛機木、裁切上色最重要的三鶯大橋、以各種材料製作花草樹木,分工合作,看著它們——擺上,在模型基底上一點一點完整起來,整體樣子非常可愛,也十分令人感動。甚至,師傅童心大起,還從自己家裡拿來玩具車,擺進模型內,瑞欣玩得不亦樂乎。









(二)中斷

當模型建置好不容易到達了即將完成的階段,只需要等居民為模型完成上色,再 訂製防塵壓克力罩,整件事就功德圓滿,但是,我們卻在一月十六日早晨,接獲到部 落自救會秘書處的訊息通知,而在同時組員也在網路上看見下列一則新聞內容:

「新北市鶯歌區三鶯大橋下方的三鶯部落,今天凌晨 12 時許,部落內一間木造平房,突然發生火警,火舌及濃煙大量竄出。新北市消防局獲報後派遣 24 輛消防車、69 名警消前往灌救,在 20 分鐘內將火勢控制,所幸並未延燒其他房屋,也未造成人員傷亡。



新北市消防局第五大隊大隊長林永東表示,起火的是三鶯部落的聚會場所,平常 只有周五時部落居民會在此聚會,今天發生火警時並無人員在內,初步研判起火位置 在廚房內,起火原因仍待火調人員調查。(突發中心黃子騰/新北報導)」

本組、許建築師及台大園藝系同學和部落一同協力完成的部落模型,被大火連同三鶯聚會所給吞噬,就這樣,我們好幾週以來的心血直接歸零。然而讓我們震驚的除了這場發生在深夜的大火外,從部落居民口中得知,近鄰三鶯部落的新北市政府消防局隆恩分隊以轄區不同為由,拒絕支援三鶯部落的災情,而致使災情拖延。所幸最後火勢沒有連帶著延續燃燒到居民的其他房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不過若真的延燒,三鶯部落的拆遷工程就不用勞煩廠商,一把火解決所有事情。而在最後,警方將起火原因歸咎至深夜有外人至部落公廁抽煙導致……。

因為此次「意外」失火,本組原先設定的社會實踐內容因此無法徹底完成,本組深感惋惜的同時,更是替部落居民感到難過,三鶯聚會所一直以來是部落所有大小事宜舉辦的場所,直到異地重建時期,聚會所內部仍舊高掛著抗議布條,每每走進聚會所,本組都甚能感受到當時部落團結一心只求居住權益的保障的景況,然而一場因煙蒂而起的大火將聚會所給徹底的瓦解、消失了,也連同我們原先為了紀念舊部落而徒手建置的模型一起。

然而,部落秘書處表示部落居民仍舊想重新建置模型,然必須等到部落在文化園區的生活安頓好後,再召開例行會議討論、投票決議,屆時本組也會帶著建築師和台大園藝系同學將重返部落,和部落居民再一次的協力將三鶯部落的回憶給具體化,將舊部落的模樣給製作出來,讓三鶯部落居民得以紀念那片支撐他們生活的家園。

六、喬遷活動

在深入田野的過程中,部落除了詢問我們協助模型建置的意願外,也同時向我們詢問是否願意幫助規劃、設計及宣傳三鶯部落的喬遷活動,本組也同樣基於對部落提供的資訊及每次參與例行會議的接待的種種感謝而答應協助。

然而在本組開始構思、籌劃如何組織人力、活動編排等事宜時,部落卻屢次都以政府方無法配合等理由拖延時間,本組一開始無法理解,然而在一次訪談結束後,詢問部落幹部他們才說喬遷活動是政府端要求舉辦,而部落其實也有意願,然而在即將竣工的時期,卻發現許多公共建設上的問題,又加上善款的疑雲等,部落擔心若是依照政府規劃舉行喬遷活動,政府端必定會發佈於各大媒體表示三鶯部落重建計畫順利完成,如此,部落當今面臨的許多公共基礎建設、設施的問題就會淪為沒有下文,因此才一而再再兒三地向政府、本組推延時間,而致使本組原先預計的社會實踐計畫內容無法施行。

七、實踐心得

對於這次模型製作及喬遷儀式的中斷我們感到非常的惋惜且難過,前者在火災中隨著舊部落的屋舍及回憶毀於一旦,後者則在部落面對政府的考量下選擇延期,我們實踐了原本的計畫,卻也在意料之外的狀況下無法完成。在涉入三鶯部落的過程中,

除了獲得三鶯部落重建計劃的詳細資料並得出心得外,也藉由一次次的接觸與族人們建立一定程度的情感。以下是我們在事件過後理出的心得感受:

(一) 漢人政府與原住民部落間的角力

綜觀三鶯事件,雖然部落與政府最後協商出了異地重建的做法,看似事件圓滿落幕,但其中還是隱藏了許多不滿及角力,並非想像中單純的雙方退讓,部落忿忿然地講述著對政府於新基地建造的不滿,而作為政府工程顧問的工程師笑說著另一個版本的故事,這樣的羅生門導致心結的產生。即使在重建計畫即將完成的現今,舊部落也能因為族人遲遲不搬走而慘遭疑似人為縱火,這不免讓人聯想到是政府逼迫的手段之一,古蹟都能自燃了,何況是看在當權者眼裡亟欲處理的原住民部落呢?再者,部落因畏懼一但辦了喬遷儀式,政府便會拍拍屁股走人,不再理會部落的需求,這正是雙方信任基礎不穩固所導致的。

以下是本次參與的觀察結果:

我們在訪問後得出了此次重建計畫是以「參與式規劃」的方式進行,因此對參與式規劃進行了一番探討。在參與式規劃中一共會有三方行動者,包含民眾、專業者以及政府單位。民眾在參與式規劃中不僅僅扮演參與者的角色,也應積極參與協商討論;專業者將利用其專業知識帶領民眾一步步設計與規劃,同時擔任監督政府施行進度的角色;而政府則須成為參與式規劃的推手,將治理權力釋出於人民,再適時邀請合適之專業者於規劃中進行輔導與協助,最後編列預算並執行社區規劃。參與式社區規劃中的三方行動者(民眾、專業者與政府)彼此皆扮演規劃與執行的角色,握有的權力和資訊都應平等,並且將一同實現規劃目標。

首先,最一開始進入三鶯部落協助族人異地重建事項的專業者為 O 組織以及 A 建築師, A 建築師曾多次拜訪部落,並積極與族人協商,設計出具有原民風貌又包含三鶯部落自有特色的建築。在與族人進行訪談後可以發現,族人對 A 建築師的評價多是稱讚,以及後來族人二次邀請 A 建築師進入部落協助的舉動中,也能發現族人對 A 建築師的信任感。

後來市府為三鶯部落重建計畫進行招標,使B建築師正式成為三鶯部落重建計畫的負責建築師,並逐步進入工程施作的階段,也開始產生了三方行動者的彼此衝突。B建築師實際設計出之家屋樣貌卻與居民理想截然不同。然而,關於建築樣貌及建材如何被選定,族人都是一問三不知的情況,並直指這些皆為徐建築師所決定,族人無法干預及協商。

三鶯部落重建計畫中的基礎設施由市政府派城鄉局進行施作,然而其鋪設地基時卻出現錯誤,使得地基歪斜不平,而後由政府埋單承擔責任;在化糞池管線上一樣也出現施作錯誤,當初未能完善鋪設使得管線容易損壞,而此次卻難以究責,政府與族人彼此各說各話。

我們可以發現政府與族人之間未能擁有很好的溝通協商過程。但事實上,族人難以將此問題丟還給城鄉局要求負責,因為此事對族人的居住影響甚大,到最後族人也不得不自行解決管線問題。由此也透露出政府與族人之間的權力關係不對等,以及彼此缺乏溝通與對話的資訊不對等。

無論是輔導居民尋找異地,還是設計家屋,更或者是基礎工程的施作,專業者以及政府角色在此次參與式規劃中皆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卻也有把持過多權力的現象,產生專業者霸權、資訊不平等與權力不對等的情形。使得此次參與式規劃中,三鶯部落族人的角色單一化,僅僅成為了規劃中的參與者,而並非同為規劃者,使之參與只是種「執行面上的參與」,僅需要負責將規劃目標完成,而並非實際全程參與規劃過程。

(二)模型燒毀一事

上文已有提及模型燒毀一事係因不知名的起火原因,以及消防隊轄區管理權問題,以致延遲救火時間所致,雖說消防隊因規定不可跨區協助,僅是依法行政難以咎責,但在此本組不免質疑消防隊體系如此僵化的轄區劃分限制是否妥善,僅在巷口之遙的消防隊不能及時來將火勢撲滅,僅因三鶯地區以三鶯大橋為界將三峽及鶯歌兩區分別,三鶯部落所在位置是鶯歌消防局管轄區。萬幸之下此次火勢沒有吞噬血肉身軀,若不幸如此後難不堪設想,難道僅是轄區管理權問題之說詞就可以開脫的嗎?這樣僵化的權責劃分難道不應被檢討修正嗎?台灣在講求效率的官僚制度之下仍有許多漏洞,上述的情形便是血淋淋的例子。

